

赏图记

SHANG TU JI

常万生
.....
著

尚树蛋和很多尚庄爷儿们一样是个铁杆光棍儿

尚庄叫蛋的人很多，什么臭蛋、狗蛋、傻蛋、胡蛋、白蛋、黑蛋、喇嘛蛋、家雀蛋等等，千奇百怪的蛋不下十几个。只不过，尚树蛋原来并不叫蛋，树蛋是后来人们给他起的。他原来叫书袋，是他爹给起的。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赏图记

SHANG TU JI

常万生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赏图记 / 常万生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402-4507-8

I . ①赏… II . ①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1722 号

赏图记

责任编辑: 金贝伦 刘冉

责任校对: 石书贤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发行电话: (010) 65243837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5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常万生，1945年生，祖籍河北饶阳，1964年毕业于吉林敦化一中，1969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后参军，在16集团军任宣传干事，1978年调入大连陆军学院任教，教授，获评全军优秀教员、国务院特殊津贴。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著作400余万言，代表作为九卷本《常万生史传春秋系列》，有电视连续剧《汉宫飞燕》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常万生原著，与张笑天合作编剧，陈家林执导。

目 录

001	1. 一阵风忽地刮来，他觉得被刮到天上去了。	25
009	2. 不戴皇冠戴草帽，是勤俭天子，还是假冒伪劣？	30
016	3. 他大声说出三个字：用阴谋！	121
025	4. 一袭白裙轻轻飘来……	303
036	5.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	304
044	6. 他能干什么，挨揍呗！	251
049	7. 学堂里传出诵读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281
054	8. 别瞎诈唬了，快叫赵三来！	105
059	9. 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走各的路。	201
062	10. 烛影斧声中就有你的声音。	102
070	11. 聘请你为翰林院客座教授，薪水从优！	802
073	12. 这才像咱尚庄爷们！	115
079	13. 出家人也爱财。	114
083	14. 有关人士证明，猪肉上没有鼻涕痕迹。	222
087	15. 急了我揍你，你信不信？	102
091	16. 他妈太没人性，就狠心把这一家毁了？	422
097	17. 什么他妈海参，这不是面疙瘩吗？	822
105	18. 酒朝廷必然带来个醉天下。	

- 108 19. 那女人又冲着他哧哧地笑。
- 112 20. 轿子里有一个露出了半张脸的女人。
- 117 21. 啥事都别做绝了，留点后手。
- 121 22. 整天醉醺醺的，哪有力量打仗啊？
- 125 23. 借套房娶媳妇，娶到家再说。
- 135 24. 你是我老爷爷、太爷爷、祖爷爷、滴里嘟噜爷爷。
- 139 25. 鬼剃头就不长头发，这可不行。
- 146 26. 政久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至。
- 151 27. 你想到了吗，一个光棍汉独守空房是啥滋味？
- 160 28. 藏獒再凶，把它锁在笼子里，看它还有啥能耐！
- 165 29. 我摸过人家，能撒手不管吗？
- 175 30. 鸡爪子是鸡身上长的，鸡爪子叫凤爪，那鸡当然就是凤了。
- 182 31. 我给你提供个地方，你们敢用吗？
- 190 32. 现在他才真正感到老板到底是个啥。
- 195 33. 就是个尸首你也得抱回去。
- 200 34. 以后就到咱公司干，省得挨欺负。
- 208 35. 驴是愚蠢的代名词，蠢驴嘛！
- 212 36. 墨碗虽臭，却连着我家饭碗。
- 219 37. 不是为了用，是为了看。
- 225 38. 一辈子为儿孙们忙活，等忙不动了，儿孙们也都靠边了。
- 230 39. 开轿车遛牛，这才叫牛车。
- 233 40. 你别心存成见，拿豆包不当干粮。
- 238 41. 汤锅下撒一把火，再泼一瓢水，那还能烧开呀。

- 243 42. 成也老赵，败也老赵。
- 246 43. 脸像猴屁股似的，逗着玩呢他还当真了。
- 250 44. 得到一次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永远。
- 255 45. 花钱买胡话，听着舒服就行。
- 258 46. 熙，就是熙熙攘攘、乱哄哄瞎折腾。
- 263 47. 农民工就是农民加工人，牛不牛？
- 268 48. 她就是能拉屎了，生不出孩子。
- 273 49. 文字无心，读者有意。
- 279 50. 真他妈笨蛋，拉闸呀！
- 283 51. “乡巴佬”不是贬义词，就是在乡下养老。
- 287 52. 202 是个赌气的数字。
- 293 53. 什么好莱坞？那不是屋，是船！
- 300 54. 你这是干啥呀，咋还不松手了？
- 305 55. 谁用你端屎端尿？我到那个份上了吗？
- 309 56. 香水味是爱情的味道，也是生活上了档次的标志。
- 314 57. 老嘬的习惯动作是滋滋地嘬牙花子。
- 318 58. 他是一脚致贵，地地道道的一脚贵。
- 324 59. 挺好的画缺个题款，我给你补上这个缺！
- 330 60. 鬼的世界没皇帝。
- 335 61. 让你出点苦力，遭点罪，算是便宜了你。
- 340 62. 不管什么局都是作孽局。
- 344 63. 搞建筑和蒸馒头都是手艺活儿。
- 349 64. 他用一条黄罗缠着手。

- 352 65. 野店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 355 66. 他觉得已经爱到了骨子里，融化到血液中了。
- 359 67. 出了道观进妓院，这才叫道貌岸然呢！
- 365 68. 这样的军队，哪来的战斗力？
- 369 69. 废物！你可耻地选择了推卸和逃脱。
- 373 70. 身后传来马蹄声。
- 378 71. 一根藤上两个歪瓜。
- 381 72. 他跪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 386 73. 要不我说你能当干部呢，你重民心啊！
- 390 74. 爹大没有老总大。
- 393 75. 抱着孩子当伴娘，有生气。
- 398 76. 这一路你就是从画上走过来的。
- 407 77. 他眯着小眼睛笑着喊：相亲了！有喜了！
- 410 78. 你他妈真坏，看我怎么收拾你！

一阵风忽地刮来，他觉得被刮到天上去了。

尚树蛋和很多尚庄爷儿们一样是个铁杆光棍儿。他这光棍儿属于中等水平，即是不大不小的中等年龄：三十二三岁。他的名字树蛋也没什么特别，因为尚庄叫蛋的人很多，什么臭蛋、狗蛋、傻蛋、胡蛋、白蛋、黑蛋、喇嘛蛋、家雀蛋，等等，千奇百怪的蛋不下十几个。只不过，尚树蛋原来并不叫蛋，树蛋是后来人们给他起的。他原来叫书袋，是他爹给起的。

为什么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还叫这么一个很文雅的名字书袋呢？说来话长。原来，尚书袋家据说祖上是个大户人家，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道光年间进士，北京国子监的进士碑上都刻着他的名字。当初，这个先祖曾授官山西某县县令，在山西有些政绩，诸如加固城墙，勤于职守等，当然，因年代已久，没人能记得清，史学家也不屑于研究一个小县官，二十四史上更是无据可查。但一个事实在尚庄人的传播中确实是真真切切的：这个进士在尚庄有一座三进大宅院，曾是僮仆成群，气派非凡，还传说尚树蛋这位先祖对下人很仁义，从不拖欠工钱当“老赖”，逢年过节还给人们点赏钱，因而在尚庄名声不错，以至于几代相传，到尚树蛋这一代仍家风犹存。村里人都说树蛋有人缘，是进士老祖宗留下来的。但尚家终未逃过“贵不过三代”的魔咒，在树蛋的这个爷爷

的爷爷的爷爷死了以后，他家就无人当官了，岂止是无人当官，连甲长、村长之类的小官也没有过，家境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家僮仆人早已如鸟兽散，当年那座气派非凡的大宅院也经过一代代拆分，早已繁华不在，现在连块整砖也找不到了。唯一的遗留器物是一块刻着“进士第”三字的匾额。这块匾是大松木板子做的，挺厚实，黑漆金字，还刻有大清道光 28 年的年号和第 21 位的排序，虽已老旧，匾面斑驳，但这种古旧气却透着高贵渊博之气。这几年，尚树蛋家的屋子里虽然好几次更换添置了或值钱或不值钱的家居摆设，但这块匾额却一直没动，他珍爱如初地视为他家的宝物，挂在北屋正墙上一个很显眼的地方。

尚家人都认为，尚家珍藏多年的这块匾就是家里最重要的资本，刻在匾上的“进士第”三个字千金不换！进士，这是多大的人物啊？进士及第就等于登上了天梯，皇帝老子都要接见，亲自授官，起码是个县太爷，将来弄个朝廷大员也未可知，偌大个国家一年就能考中几十个进士，尚家的这位祖宗就是这几十个之一，这不是人尖子吗？尚家后人不是人尖子的后人吗？

基于这种高贵感，尚树蛋特别珍重这块匾，看得比命都重要，平时都不让人看，在那个破四旧的年代藏在西屋里用草盖着。但仍有人知道了点蛛丝马迹，那年村里打机井，有人提出让四旧派上用场发挥点作用，拿这块匾当跳板，树蛋先是打探出是谁透露的风声，几乎要和那小子拼命，接着就躺在那块匾上，对前来借匾的人说：这是俺家的宝贝，老子不借，要借就连我一块借去吧，管吃管住管送终，借去给你家打种儿，让你娘给我留个后！反正我就这么一个人，你们看着办吧！

因为尚树蛋在村里是个两面人，既高傲又混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没人敢跟他较真儿，只是平时和他耍笑着玩而已，所以“借匾”这事就这样算了，这块匾也因此保留了下来。

尚树蛋曾经想象过进士是个啥派头，甚至痴痴地想，可惜自己生不逢时，要是在科举时代，他也说不定能考中进士哩，那该多带劲！这样想入非非的时

候，他非常得意，有时竟一个人笑出声来，像是真的中了进士似的。或许，只有这时，睹物思昔，追思一下那永不再现的辉煌，才是这个光棍儿的幸福时分。

然而，往者已矣，时不再来，经过几代时光流转，树蛋家的家境已是一落千丈了，至而沦落为一个极普通的尚庄人家。到了树蛋这一代，竟至一贫如洗，加之树蛋父母早逝，树蛋又是光棍一根，这个家更是成为尚庄的贫困户。

尚树蛋原先并不叫树蛋，叫书袋，这个名是他娘给起的。他原先没有名，刚出生时只是叫他的姓别：小子。尚庄人大多有这么个小名，女的则叫丫头，大概是刚生下来没来得及起名的缘故。稍大了的时候，他爹叫他书呆，因为他从小爱看书，什么南朝北国的都看，整天钻在小屋子里捧着本书看，不会干事，也不会来事，因此常被他爹训斥道：书呆子！并不假思索地说，这小子就叫书呆吧！这样，书呆就成了他最初的名字。

但他娘却不认可这个名。他娘和他爹说，书呆子不是个名，也不好听。孩子大了，总得有个正经名，要不就叫“书袋”吧，换个字。听说你们先祖是进士，挺有文化的，也让孩子的名字沾点书香气。他爹说，也行，那就叫这个名吧。长大了成个书袋也好，装点书，也有用项。就这么着，书袋这个名就成了他的大名。

书袋这个名还真挺贴切。书袋就是爱看书，凡是能找到、能借到的书他都喜欢得了不得，翻来覆去地看，记性也极好，不说是过目不忘，也能记住个七八分。他曾经看过几本杨家将、水浒传、包公案什么的书，对村里剧团演的杨家将、四郎探母之类的戏特入迷，还能唱上几段，进而又挖门盗洞地找了几本有关宋朝的书来看，一来二去竟成了尚庄的学问人，张口闭口“大宋朝”，动辄讲一段狸猫换太子、寇准背靴之类的宋朝故事，尚庄缺文化人，更是没有懂历史的人，几辈子人对文化人都敬重几分，所以，人们对尚书袋都高看一眼，瞅他的目光都有点仰视，简直就是把他当成宋朝通，颇带敬重意味地称他“宋史专家”。

书袋很得意这个称谓。专家，这还了得吗？专家是穿西服、打领带、坐小轿车、住小洋楼的主儿，尚庄算什么，村长算什么，我现在是土里的金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来一阵风，把盖在上面的沙土吹跑了，亮晶晶的金子能把尚庄人的眼睛晃瞎。

这样想了之后尚书袋欣然自得，渐渐养成了个自鸣不凡、目中无人的习惯，走路时腰板儿挺得溜直，脖子不打弯，眼睛往天上看，说话时也文绉绉的，特别是讲起宋史来更是口若悬河，不，口若悬瀑，飞流直下，奔腾汹涌，裂岸排空，滔滔不绝，俨然真的是一个宋史专家。

尚书袋家还秘藏着一个宝贝，一件颜色发黄破旧残缺的画轴。这画轴是他爹咽气前才像遗物交给他的。那天，他爹非常郑重地把他叫到跟前，说：书袋你先跪下，朝着这件东西磕三个头。说着从枕头下拿出一个破画轴，用手哆哆嗦嗦地在尚书袋眼前晃了晃，说，看着没，这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从来没打开过，你长这么大我也没让你看过，因为当初你爷爷嘱咐我，这东西是老一子传下来的，后代只有读书人才有资格打开。你爹我没读过书，所以一直没敢打开过。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说实在的书袋，你爹我是巴望你读点书的，好继承咱家的书香，可谁想咱家里穷，你爹我没能耐，只供你读完了小学，所以祖上留下的这点东西现在才交给你。说心里话书袋，就是现在交给你我也不放心，因为你虽然叫书袋，但连中学都没上过，无论如何不能算读书人。咳，可叹你娘的肚子不争气，就生了你这么个，现在不交给你交给谁呢？我也不能限制你看，我一咽气就什么也管不了了。你照量办吧，我，我恨我自己没做出个读书人来，给祖宗丢脸了，我闭不上眼啊。说着伤心地掉下泪来……

听了爹的这临终之言尚书袋伤心了好一阵子。这哪是临终嘱托呀，这不是磕碜我吗？我是没读过多少书，只是个小学毕业，为这事你磕碜了我多少年啊，动不动就数落我，爹呀爹，你怎么临终也不给我一点儿面子呢。他也恨自己没

能耐，没成为读书人。但不都是怪那个年头吗，怪那个穷日子吗！爹你知道，我的学习并不差，在班里是前几名，还考上了初中呢！只是因为拿不出五块钱学费，白瞎了那张录取通知书了，都没去中学报到。要是赶在现在这个好时候，别说是初中，高中大学一样上！或许能上研究生、念博士，把中国的学校阶梯都爬完！爹啊爹，我感激你给我起的这个名，我尚书袋自己天生就是个念书的材料，只是没赶上好时候。当年五块钱就把我读书的路给断了，可惜啊！

但叹息归叹息，尚书袋没有因此放弃当读书人的志向。他要争这口气。他想到了那件祖辈留下来的老东西——他爹临死前才交给他的那张旧画。他爹刚入葬不久，他就下决心打开祖宗留下来的那个东西看看，这天，他来到他爹的坟前，跪着说，爹啊爹，儿子不争气，没当上读书人，可俺不甘心把咱家那宝贝再放一辈子了，俺要打开看看到底是个啥玩意儿。爹你别怨俺，说俺不尊祖训，背叛了祖宗的规矩，祖宗留下的东西俺不能再让它睡觉了，不打开能知道是啥吗？这样几辈子地放着不见天日能叫孝顺吗？要是件值钱的宝物岂不是可惜了？

尚书袋从他爹坟前回来之后把门关严，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画轴。这画轴是一个国画长卷。尽管有些被老鼠咬的破洞及被水沤湿的痕迹，但基本上是完整的。特别是画首那几个大字特清楚：清明上河图。这几个字像闪电一样晃得尚树蛋晕头转向，头也嗡嗡地响。作为宋史专家，他当然知道清明上河图，那不是张择端画的旷世名画吗？这件无价之宝不是保存在故宫博物馆了吗？怎么落到俺家祖宗手里了？尚书袋越想越觉得蹊跷，一种莫名的惊喜使他手抖起来，眼睛也看不清了，兴奋得六神无主，心惊肉跳。他想到很多很多，最让他狂想的是尽快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去鉴定一下。他坚信这名画绝不只有张择端的一件真品，一定还有很多复制品传世，因为名画的名气是因为复制品多而扬名的，很多名画历朝历代都临摹复制不绝。从他的第一认识来看，他家这张肯定是件复制品，因为故宫博物馆那件不可能是假的，而真品只有一张。但他又坚定地

认为，复制品未必就没价值。复制品也要看年头，年头久远的复制品也是收藏家的宝贝。

他真的去了北京，真的走进了中央台鉴宝栏目，真的拿出了自家的宝贝请专家鉴定。尚庄人无从知道此次鉴宝的具体情况，只是听尚书袋从北京回来后，有鼻子有眼地说，鉴宝专家说了，这东西虽然不是真品，是临摹的，但存世时间久，临摹得也很像，很有收藏和文物价值。尚庄人不知道什么叫文物价值，只是想知道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尚书袋伸出了一个手指头。尚庄人问，100万吗？尚书袋笑道，你们就知道钱，100万算什么？100万我也不卖。那到底值多少钱呢？尚书袋神秘地一笑，还是伸着一个手指头，未露一字。于是，关于这幅画的价值就此成了尚庄的一个超级谜，一个引起了海阔天空猜测的无底谜，一个只有尚书袋才能解答的谜。

尚书袋一直坚守着这个谜底，谁也休想套出一个字，尚庄人只是都知道尚书袋这个书香之家有一张祖传的老画，有个祖传的谜，这个谜是一根手指头，起码值100万。

尚书袋确实把这张画当成了宝贝，成天关起门来神秘地观赏琢磨，看得迷迷瞪瞪。他也向人透露过关于这幅画的星星点点：图上有一条长长的河，河上有行船，河两岸是座城，城中店铺林立，人来车往，异常繁华。这幅画的特点是人物众多，多得数不过来，各种车也有几百辆，画家精细逼真地把一座城都画下来了。这幅画里含着很多秘密，是一幅神秘的名画，一件令人琢磨不透的宝贝。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研究这个宝贝，一是不负祖宗的厚望继承祖上的荣光，另外，对这幅画的破解是宋史学界一道难题，到目前为止也没人能说得清楚，是史学界和书画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他立志解开这个古画谜团，为宋史和书画研究做出贡献。一旦破解了这个谜，说不定自己会成为另一个陈景润。

尚书袋确实钻研了进去。他不仅一个场景、一个人物地用放大镜仔仔细细

地看，还请村里有微机、会上网的人帮助在网上查找有关资料，尽量多地查找背景材料及北宋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材料。随着如他所说的“研究”的深入，人们看到，这个宋史专家越来越神气了。走起路来摇头晃脑，时不时地注目着什么，像是着了魔似的。

尚书袋的这神态使人平生敬畏，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如何如何有学问，等等，也更觉得他像个专家了。但是，有些挑剔的女人们并不真的把他当成专家。你那点东西够专家吗？不就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尚庄光棍儿吗，连个女人都找不到，专什么家？先找个女人成家吧！

当然，这是女人们背后说的，当着他的面，还是这样和他打招呼：书袋来了？书袋专家吃了没？偏有个喜欢耍笑人的老婆子故意戏弄他，书袋书袋连着串地叫，叫着叫着就变了音叫成树蛋了，两字叫成了相近音“树蛋”。人们跟着起哄，也树蛋树蛋地叫，就这么着，文绉绉的“书袋”经过女人们的嬉笑演绎，就成了颇带庄稼气的“树蛋”。

尚庄女人就是这样，就爱开光棍儿汉的玩笑，似乎因为她们是女人，在这个光棍儿成群的尚庄就天生很优越似的。可树蛋并不在乎，不就是一个名吗，叫什么不行？孔子还叫“子”呢，人家那么大学问，都不在乎别人叫他儿子，我怕啥？树蛋就树蛋吧。尚庄的“蛋”有一个排，多我一个也不算啥。

尚树蛋嘴上这么说，心里始终愤愤然。你们算什么，我满口袋都是书，还有一张神秘的图，恐怕你们口袋里连一张纸都没有。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进士，你们的祖宗的祖宗的祖宗有过这样的荣光吗？君子不和小人置气，等我风光了，气死你！如此，心里觉得平衡了些。

这日，他正一如既往地在关着门窗的屋里欣赏琢磨那幅令人沉迷不已的《清明上河图》，忽然迷迷糊糊地听到院子里有人喊他：尚树蛋，快来接旨！

尚树蛋腾地蹦了起来，赶紧出了屋，跪地道：谁喊俺接旨呀，俺听着呢！

抬头看，那宣旨的不是尚庄人，像是古装戏里内侍模样的官员。尚树蛋正

迷惑不解，只听那人高声宣道：圣旨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念尚树蛋读书刻苦，今成大器，特诏进京面见，酌情授官，钦此！

尚树蛋一下子被惊呆了，如遭五雷轰顶，天旋地转，眼也花了，腿也软了，心跳得要飞出去。他怔怔地想，这是真的吗？我不是见鬼了吧？但那宣旨官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站在他面前，不能不信。于是便使劲睁了睁眼睛，哆里哆嗦地问：去……去哪啊？

那人道：真是个土豹子，见皇帝还能去哪？京城呗！东京汴梁！

树蛋又是哆里哆嗦地问：咋去呀？

那人一挥手：随我来！

尚树蛋傻成了一个蛋。忽地刮来一阵风，尚树蛋觉得身体轻扬，飘然离开了地面，继而身下云起，蒸腾迷蒙。他看不清去路，看不到京城，他生活了30多年的尚庄更是没有了踪影，一切都在云雾中。他只是随着这风，这云，飘呀，飘呀……

不戴皇冠戴草帽，是勤俭天子，还是假冒伪劣？

不多久，尚树蛋发觉自己已经从云山雾海中落到结结实实的地上，一个俨然是张择端笔下的大宋朝东京汴梁城。站立在繁华喧闹的街市，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另一个人：身材魁梧，气概非凡，仪表堂堂，再没有猥琐土气的尚庄人的影子，更不知尚树蛋是何许人也，他仿佛高不可及，对一切人都无须仰视，甚至不屑于平视，只有俯视。他面对身边的一切人和物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谁也不放在眼里，气魄极大，霸气十足。他愤然自语：老子谁也不在乎，老子就是天，你们这帮小民都在我下面被我罩着，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你们碾死，快俯首听命吧！

他看见那传旨官还骑着头驴，挺牛气似的，便怒喝道：你不就是个天子的奴才吗？牛什么牛？赶快给我下驴，把驴给老子骑！

说来也怪，那传旨官竟然被吓住了，赶忙翻身下驴，毕恭毕敬地把缰绳递给尚树蛋说：老爷，给你这驴，小人是不配骑驴，因尚庄是偏乡僻壤，路途遥远，皇帝特赏给小人一头驴，现在给老爷骑，理所当然。尚树蛋，从今天起，这驴就是你的了，我给你牵着！

尚树蛋听罢顿时火冒三丈：放你娘的屁！尚树蛋也是你叫的吗？叫老爷，